

归来的陌生人

林 祁 散文选

(1985~1994)

百花文艺出版社

归来的陌生人

—— 林 祁 散 文 选

(1985—1994)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归来的陌生人

林 祁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市宝坻第五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45000

1995年6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06-2077-0/I·1801 定价:9.20元

目 录

林祁评传(代序)..... 孙绍振 林 焱(1)

回到这张书桌前 (19)

手相谶语 (23)

月光祭 (27)

寻找黄昏 (32)

樱花 是这样一种语言 (37)

记忆 (45)

听声音 (50)

门·窗 (55)

临时家庭 (60)

我和警察 (65)

身外之物 (68)

旋转的世界 (71)

心灵的回声 (74)

温柔 (76)

目光 (81)

看雪去 (85)

师生缘 (92)

匆匆走过	(99)
失恋	(103)
瞧我这样的主妇	(106)
闽山闽水系列	(112)
只有开篇	(112)
在古岭的日子	(113)
又见榕树	(117)
毓园雨迹	(120)
忽闻海上有奇楼	(124)
零点时分在湄屿	(126)
仙宇潭·原始风·我们	(130)
尺幅之间 浪漫万里	(139)
你这诗魔	(146)
阳光·土地·人	(150)
第三只眼	(160)
顽皮女	(165)
万木林·人啊·人	(187)
归来的陌生人(代跋)	(204)

林 祁 评 传

(代 序)

孙绍振 林 焱

六年前，林祁拿着一册暗红色的护照，就要远行。她投身“世界大串连”，或者叫去“洋插队”。

六年后的今天，林祁提着一台便携式个人电脑，要到北京大学去攻读博士学位。

永远地放逐自己，永远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照理说，林祁的事业和生活似乎已经很顺当、很优裕了。她已经出版了几本诗和散文的集子，她在日本拼了几年，以她体力和精力的优势，拿下了硕士文凭也揣了几把日元，而且在日本的某个出版社似乎还有个可以坐下去的位子。然而，就像当初她撇下贤夫娇女东渡日本一样，她很突然、很让人意外地选择了进京读博士。

当年去“串联”、“插队”，有时代和社会的不容回避的趋动力，又有林祁自己很特殊的原因和行动方式。东渡又北飞，也有她强烈的内在精神的召唤。我们就以这件事为出发点，回顾和评析这位女作家在生活中和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和潜藏着的个性特点。

五十年代，林祁出生于厦门市一个“书香门第”。她回忆

起少年时代的生活时，不无得意地说：当时既是个“大家闺秀”，又是个“假小子”。

林祁有“重量级”的体魄，她父亲也体魄高大在福建学者群儒中找不出几个可与匹敌。小时候，她是个“假小子”，这绝对可信。那时也比较时髦。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欣赏戏曲舞台上的男扮女装和生活中的女扮男装，这种性倒错异性装扮癖也不光是我们中国才有。但是，六十年代而后的一段时间里，整个社会试图消泯女性和性别特征，无疑是严重病态社会观念对社会心理和对个体生命权利的扭曲。

林祁当时崇尚“假小子”风格，除了普遍的病态社会心理的投影外，同时还由自己的沉重的内心压抑所导致。始终追求革命的父亲力图“背叛家庭”，终而没有躲脱“内定右派”的厄运。作为这个“书香门第”的长女，林祁带有类似“原罪”的负疚感，希望摆脱命运的被歧视地位。因此，她的人格和内在的心理品质以及行为方式都被迫作痛苦的交换。当时，她一定是自愿而愉快地这样做了，直到今天，她才意识到少年时代“大家闺秀”与“假小子”在自己身上滑稽的冲突。“大家闺秀”的表现在她要迫使自己学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假小子”的业绩是拼命搞体育锻炼。六十年代初全国风靡乒乓球，林祁能持乒乓球拍并把后来三届蝉联世界冠军的郭跃华打得前俯后仰，这一点不奇怪。她的中考作文就叫《雷锋叔叔教我推铅球》。显然，她的体育活动不完全以锻炼身体为目的，还包含这种心理动机：用剧烈的肌体磨砺转移内心痛苦的成分并跻身革命行列（跟雷锋攀得上关系）。游泳练得可以一气横渡厦门——鼓浪屿海峡。从小学就练踢足球。当时全国也找不出几个踢足球的女孩子，因此也必然

被长辈禁止——自此，她拒绝看任何足球比赛，无论世界杯角逐还是中国队走向奥运会之精彩场面。这表明，林祁在寻找克服心理障碍的方法，而寻找的不成功，又造成更大的心理障碍。

社会——文化背景，带给这一代人沉重的精神负担。那一代革命青少年所经历的神圣的行为，在今天或明天的少男少女看来一定荒唐、不可思议或者叫疯狂。

60年代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串联。林祁因“家庭成分问题”而不被批准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但年小的她还是混在串联队伍中，乘拥挤不堪的火车进京，经历了许多恐惧与折磨，在一个深冬的早晨，终于冒着寒风抵达天安门。

内心茫漠、痛苦和压抑，希望通过剧烈的行为动作得以排泄，进而实现一个理想的目的，当努力这个目的不能实现时，就产生下一个行为动机和下一个目的的追求，这成为林祁生活和创作中的“情结”。她总是处在不安分守己的情绪中，总要追求剧烈行为的机会。经过许多次很相似的甚至重复的追寻后，又把一个新的希望悬在自己理想的上空。

“风暴中，一切的梦想，都在长高”。

那时候她非常虔诚。到“广阔天地”去插队也带着虔诚。十七八岁的姑娘，养猪放牛插秧扛木头。硬是拼得全劳力的工分——10分。

她成天乐呵呵地对付艰苦，吃饭配盐开水，半饥半饱却和许多男知青一样对生活充满了新的憧憬，尽管这是糊里糊涂的革命乐观主义。她穿着游泳衣下河，在从来没有女人

下水的地方游泳，惹得全村贫下中农都来看热闹。

后来，她在日本写的一篇散文中说：“那时‘知青点’里数我年龄最小，干活不服输，吃饭时倒多了一点心眼：将同样定量的一钵饭拨出一小块，分给大哥哥。每回我总是将一钵饭的三分之一先划好，然后吃三分之二的这边。经常是吃着吃着就吃过线，又斜着将下半部掏空，最后没剩下多少，只好自我安慰：吃了吧，下餐再留点。毕竟，那白米饭的诱惑力太大了……”（《临时家庭》）。欲望与克制、诱惑与执守，这些矛盾到后来表现得愈加充分。这也成为她的散文创作中表达的一个基本动机。

插队时，她开始写诗，写为房东挑水、写养猪姑娘、农村画展等等。知青中写诗者众，但能发表的实在不多——原因不只一个方面。林祁的诗发表到大报刊上，在她插队的那地方，在知青朋友中小有名气。她也开始谈恋爱——但她又疑惑地说，不知道算不算“恋爱”。一个知青跟她深更半夜地坐在马路上，话题是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林祁插队的地方是“革命圣地”之一闽西上杭古田会址。因此，这位少女的初恋，也理所应当富有革命的色彩。但结局竟是她差点跳水自杀。原因不为他与她之间任何带感情色彩因素的变故。林祁以“文武双全”被推荐上大学而被恋人的妹妹略施小技顶替去了。她感到悲忿：他太不够朋友了……

从这时起，她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社会地位与理想的冲突。继而，选送上大学的机会都被剥夺了，“出身不好”是全部的理由。知青办主任说：“如果你父亲是右派分子就好了”——正式的“黑五类”子女可冠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享受比例数极少的指定名额。这些当时的常识，对没有经

历过的人来说，需要作一番颇费劲的解释。

权利的被剥夺，留下争取每一个权利的心理动机。林祁成为作家后，不仅热心于每一次组稿的采访的机会、每一次发表和出版的机会，还热心于各类文学或非文学的聚会，热心于参加“闽江文化考察”、“台湾海峡西岸行”等等活动，正是对曾经被剥夺机会的一种补偿吧。

1975年，经过了有眼光有同情心者的“移花接木”，林祁被选上“末代”“工农兵学员”。不久，中国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林祁敏锐地听到文艺新潮的澎湃，她的情感和语言都有了一次解放，新的情致、新的气象开始涌现在她的笔下。她的诗歌创作进步得很快，那时，她的爱情和诗情有如潮涌。

那时，福建省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方面都卓有建树，当然对于林祁来说，最重要的契机来于自己心灵的撞击、融合。这个时期她的诗作出现一种生动的才气或灵气，诗行中频频涌出奇妙的意象和深邃的顿悟。她发现了自己隐藏和忽略了多少年的心灵奥秘，而且以一种女性的细腻为之创造了新鲜的语言形式。

在她的爱情诗中表达出跟她的“假小子”般粗放的行为特点不尽一致的性格——追求优雅、细腻，还有一些感伤，用她的话来说，这是表达“箴默蕴蓄的丰富”（《四月》）。

大学毕业后，她当上省报文艺版编辑。在那儿，她才明白省报的文艺版面已经不像前些年诗歌作者、爱好者特别向往和仰慕的“圣地”，也许原来就并不是文艺的“圣地”，虽然她还认真地“培养”作者，但她感到沉闷和压抑。周围

同事，上级多是好人和老好人，被视为“异端”的她，觉得窒息在棉花堆里。曾想自费去新疆、西藏，但都去不成。晚上，一个人住在办公楼长长甬道头上的小屋里，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通这条甬道。

公平地说，在报社工作给她的创作一个开阔思路的机会。她有机会接触和采访一些很有特色的人物。她的创作，从个人感情领域里走出来，从诗歌题材里走出来。她的散文创作也正是这个时候开始的。

她经常热心地为熟悉或不熟悉的女性鼓呼，把她们写进散文或报告文学，同情一番，赞美一番。她笔下有“顽皮”的羽坛冠军、“母鸡”式的小学教师、“嫁”给照相机的女摄影家，有闽剧皇后、美发师，也有企业家……

林祁也写即景散文、也写其它题材诸如生态平衡、文化考察、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并有影响。写这些散文，真动情或者假动情。始初还有些琐碎的纤巧，喜欢作点文字的雕镂。她描述女性的文章比较富有真切的感情，还有点母亲般的温存。虽然笔下人物年纪多跟她相仿，但林祁总带着点“体恤”之情，将熨抚的眼光注视着她们的困难和苦闷。

是谁说，每个人心里都有同性恋的倾向。我不敢认同。我只知道，我的心头涌有那么的柔情，以致在文弱的女子面前，我渴望成为保护人。

亲爱的，你感觉我手心那份温暖了吧？

这段话是她的坦率的自我表露，是她后来散文能真诚、能动真情的开始。

林祁成天乐呵呵的好像没有“心计”的后面，隐藏着一

个敦厚的细腻的母性。她说她想成为文弱女子的保护人，其实是“谦虚”了，对于男性公民，比如年纪大的甚至师长辈，她也时而流露出“保护人”的责任心。只要谁遇到坎坷，碰到难题，林祁就会急促地张翕着嘴唇，道出她不管是否顶用的济世方略，同时作出为你赴汤蹈火英勇就义之状。

了解她的经历，就知道她处世行文的热情是从苦难和辛酸中筛下来的。

她觉得自己不能再陷在“棉花堆”里，她决定第二次上北京“串联”——不是走向天安门，而是走向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即现在的鲁迅文学院。

与其说外在环境的困囚，不如说她感到了“内宇宙”的狭窄。她决定再来一次对自己处境的“轰毁”。

报社不批准她去进修，说她已有文凭。更有女儿才牙牙学语，丈夫工作繁忙。种种理由归结一句：何必多此一举。不，她咬咬牙一跺脚，不给工资也要去！林祁有点破釜沉舟的勇气。

从黑暗的甬道走向无限明丽的开阔地带，从互相揣摩、猜测和掩饰走进互相坦露、展示和尽情抒发的心灵世界。林祁在这阶段诗歌创作中，不断重现一种基本的动机：寻找。这时的寻找与前已出现在诗中的“无声的缄默”大有不同，她向情感世界大胆地索取，而在索取的永远不满足中流泄出苦涩或烦忧。

她希望造出一个有声有色的爱神，然而往往失望。这是她同辈人的“典型情绪”。这辈人的青春因不甘于经历了太长的苦寒后就自然地凋零，他们努力地延长“心理的青春”，“人造的青春”。在人造的青春期里，爱情的艳阳尽量笑得妩

媚，然而不免露出疲惫与憔悴。这是林祁同辈的作者所共同的情绪。

从旧生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得到心灵的自由。在新的精神宇宙里，诗人又感到另一种冷寂和孤独，感到新的苦闷和压抑。她的作品里这样地坦诚地写出了这一代女性精神世界的真实。悲观的情绪不是产生于对社会生活的评价（那是知青时代的情感形式）；这时的悲观，是对感情倾诉对象的失望。在诗篇里，林祁把期待、短暂获得和瞬息即逝的幸福感写成一次又一次擦肩而过的爱情。

生活中人际情感的失落，作为艺术和审美情感却同时有了丰硕的收获。在失望的哀怨中，终于明白“痛苦也是一种幸福”。女性的神圣意义的体验。

在诗中，林祁寻找爱，被爱。在散文中，她同样寻找爱，是去爱人，爱男性，也爱女性。

“月辉细细地喷洒着。我仿佛又步入澡堂，望着她娇小的身躯在雾雨中优美地起伏着，隆起的乳峰因感觉滋润而微微颤动，细细的腰身和丰满的臀……假如我是个男人，我一定就这样紧紧攥着她，用一生的热情去温暖她，使她快活使她依恋使她更有才气而我也会更加强悍更加美好的。”

“缩在船舱缩在薄薄的棉被里，我把你推船时打湿的脚往最温暖的地方挪。你睡或者没睡，就这样枕着初春柔柔的月光。嘴边细细的绒毛在悄悄舒展。

“我把大衣给你披上，却不敢靠近你，生怕抑制不住扑进你的怀里，月光在我们之间喘息，簌簌簌簌，我

甚至忌恨它的无拘无束的潇洒淋漓。”

前一段描写的对象不用说是女性，后者，是男性。作者的对二者所持的情感方式很接近。

在作品中，林祁也表达对自己家人——对女儿的爱，而且爱得非常真挚，非常深刻，真正的母性的爱。在散文中，在诗中，她对她女儿的细微的动作、情态都倾注了无限的爱怜，还有很多包含憾意倾诉——因为她总是在异乡漂泊。

鲁迅文学院学习结束后，林祁入了一次川，上了一趟峨眉山。她说，这简直是一次生死搏斗。快到金顶时，她晕眩腹泻喘不过气来，连一步也走不动了。她只知道要坚持住，就是死也要上金顶。也许这是类似高山反应之类的病。幸遇一个山民授以草药才没有发生意外。到了金顶，她发现一切景观都不过如此，平常得不能再平常。

但她一点也不后悔，她说，如果没上，终生遗憾，上了，冒大险也值得。“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她渴望丰富渴望潇洒，因而不怕冒险。1986年春节，溯源闽江作文化考察时，夜半登上闽赣交界危崖，深夜乘小舟漂流闽江，也是林祁所谓“丰富人生”的壮举。这些经历，包括她说过还有一些挺壮观的经历，都没有比较叙事地写进作品，而这些经历恰恰是一般散文作者所特别愿意铺陈渲染、累牍连篇的。就此看来，林祁的散文创作的取向十分明显——她善于把握情感的过程的描述，而不善于把握行为过程的描述。她投入很多情感的行为过程和场面，都没有叙事地进入她的散文，她总是将自己的经历提炼成情感，让情感充盈每一页稿笺。

从峨眉山归来，她回到自己的母校——福建师范大学

执教鞭。但她似乎没有浸染多少学院气，她的作品，也始终没有丝毫学者的理性的约束。她这一段的创作主要成绩还是在于诗。

负籍东渡日本，开始了她的散文的繁荣期。

我们很容易理解林祁远行去留学的原因，她自己的说法是——“读得书，赚得钱，看得世界”（《樱花是这样一种语言》）。这句话，没有诗意，散文般地朴素。她是否已经因为感觉到精神和创作所处的困境，是否想打破思维定势，找到一种更新的作文的作人的境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说，即使失败，也不后悔。经历也是一种文化：冒冒险，就是人生，就是文章。

“串联”、“插队”这两个词可以大体概括这辈人青春十载的所有辉煌和凄惶。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几乎身不由己地卷进“出国热”的潮流中。毫不牵强地说，他们把大规模远征异国他乡的行为，跟“串联”、“插队”这两个浸透着喜怒哀乐、甜酸苦辣的词儿联系起来，包含着自信，也包含着渺茫、空虚；包含着自强精神，也包含着自嘲的情绪。也许，是在“串联”和“插队”的年头，他们就已经在自己的血液中注进了一种生命的蓬勃的动机，也注进不敢承认的虚渺和疑惑。

落脚日本，林祁经常拿东洋异国、高度繁荣的经济动物的生活环境与上山下乡的环境进行对比。不是经济、物质、或文化条件的“反差”，而是精神状态的“靠色”——很接近。

这一代经历过两次“插队”的人，他们的情感积累中，最有价值的总是那两次“插”的过程，两次对陌生世界的探险，

两次相当浪漫的充满了理想色彩的追求，两次精神状态的大位移。既是无可奈何的、被动的，又包含主动、踊跃志向；既有明确的意图，又对自己的意图缺乏信心。两次“插队”的目的是那么相互背逆的，而两种背逆的目的和实现这个目的的行为，就都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命运的悲剧和喜剧角色，同样由一个演员去扮演。这个演员如果还有心去体会和表达悲喜剧角色的感受，一定会丰富着、生动着。

正因此，林祁的散文中，那么经常地进行两次“插队”的“交叉蒙太奇”——一边是，“城市之夜，霓虹灯闪烁闪烁，欲言又止，噪声逼人于失聪的痛苦”；

另一边是，“在闽西群山间砍柴迷了路。你燃着松明寻我，漫山遍谷回荡着你生命的呼唤，回声如风涛云涌。”（《心灵的回声》）

这是关于声音的感觉。

一边是，“某次地震把我从‘塌塌米’上惊醒，更有被塞在密封罐里乱晃的窒息感——这种感觉使我一直视整个日本为舟，并将东瀛留学诗草题为《空船》”。

另一边是，“闽西的土楼的木头门厚重、沉实、古朴，一推，吱呀呀响——它是欢迎我们的。只是，那里太贫困了。”（《门·窗》）

这是关于空间的感觉。

一边是，“我刚‘行到人生的中途’（但丁语）正在人生的‘过山车’上急转，无暇于悠然回忆，而旅程仍遍洒惊险惊奇待我去惊叫不迭，我不愿因停顿而重重地掉出来。”

另一边是，“跟在大红卫兵屁股后去串联，追随毛泽东

的脚印而把自己的脚磨出一串血泡；而后，闽西群山间砍柴挑谷，那担子好沉而脚印也不会浅的”（《记忆》）。

这是关于行路的、人生旅途的感觉。

一边是，“这是日本京都之夜。难得在鸭川独自徘徊，任月光簌簌于眉宇发梢与唇边，听月光与波光在默契中演奏大自然的幽美和谐。”

另一边是，“闽西的月光是湿的，总是湿漉漉地洒向我们这些知识青年。那时，每轮到我看守大仓库；我便携把二胡，整夜整夜地拉‘江河水’……宽宽的晒谷场上只有月光是我的听众，是我最富有灵性的知音。”（《月光祭》）

这是关于“灵性”的感觉。

也许作者未必清醒地意识到，她每一提起笔时，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氛围，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条件，总是一起涌到笔端。

在对比中，在反复的排比中，作者并没有想探求文化思考的深度，也没有进行多已落入套式的忆苦思苦般的涕泗交流的议论。她只想得到感情的体验，或者说只想作感情的倾诉。这是林祁坦诚的个性的表现，也是她的文学风格。

前后两次“插队”，有那么多可以相互印证的情景，生活的足履几乎处处都在重合、重蹈。是生之旅困顿而后产生的不清楚的感觉，还是阅历丰富后对生活有了一种平和的评价？其实，更应该说，这种重合之感，说明作者不注重外在环境的描述，而是在不断表露自己的心理的感受，这感受主要是抑郁。抑郁的情绪，成为林祁散文的基调，这指的是，她的最优秀的那些散文，最真挚的那些作品的基调。上山下乡和留学日本的生活经历，投映在她的感觉中，都染成了抑郁的